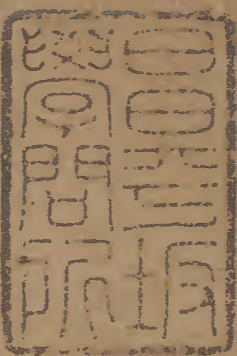


廣文選

七十九之八十二
終



				漢書門
十一	一七	八	一〇	
二	二九	五	九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六	二		漢
二函	一八	八	書
一八	二	五	
架	冊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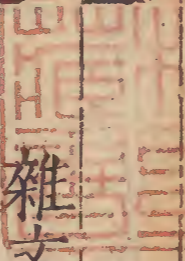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085	
冊數	12 (12)		
函號	361	38	





廣文選卷第七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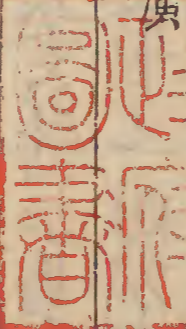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雜文上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王會



汲冢周書

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職來獻欲垂法厥世作王會

成周之會墀上張赤帟張陰羽天子南面立紈無繁露朝服八十物搢珽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紈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搢笏旁天子而立於堂上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紈有繁露朝服五十物皆搢笏為諸侯之有疾病者阼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珪贊次之皆西面彌

宗之旁爲諸侯有疾病者之鑿藥所居相者大史魚太
行人皆朝服有繁露堂下之東面郭叔掌爲天子菜幣
馬纜有繁露內臺西面正北方應侯曹叔伯舅中舅比
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西方東面正北方伯父中
子次之方千里之內爲比服方二千里之內爲要服方
三千里之內爲荒服是皆朝於內者堂後東北爲赤帝
馬浴盆在其中其西天子車立馬乘六青陰羽鳧旌中
臺之外其右泰士臺右彌士受贄者八人東面者四人
陳幣當外臺天玄駝宗馬十二王玄繚壁基十二參方
玄繚壁豹虎皮十二四方玄繚壁琰十二外臺之四隅
每隅張赤帝爲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文閭周公
方所之青馬黑駝謂之母兒其守營牆者衣青

操弓執矛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太塵穢人前兒前兒若
獼猴立行聲似小兒良夷在子在子幣身人首脂其腹
炙之藿則鳴曰在子揚州禺禺魚名解隄冠發人鹿人
鹿人者若鹿迅走俞人雖馬青丘狐九尾東越海蜃甌
人蟬蛇順食之美於越納姑妹珍且甌文蜃共人玄貝
海陽大蟹自深挂會稽以蠶皆面西嚮正北方義渠以
茲白茲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夾林以首耳酋耳者
身若虎豹尾長參其身食虎豹北唐以間間似隄冠渠
叟以鼬犬鼬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樓煩以星施星
施者珥旄卜盧以紈牛紈牛者牛之小者也區陽以鼈
封鼈封者若菟前後有首規規以鱗鱗者仁獸也西申
以鳳鳥鳳鳥者戴仁抱義抱信氏羌以鸞鳥巴人以比

翼鳥方煬以皇鳥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臯雞方人以
孔鳥卜人以丹砂夷用闕木康人以桴苡桴苡者其實
如李食之宜子州靡費費其形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
脣翕其目食人北方謂之吐嚙都郭狺狺欺羽狺狺若
黃狗人面能言竒幹善芳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
不昧皆東嚮北方臺正東高夷噉羊噉羊者羊而四角
獨鹿邛邛距虛善走也孤竹距虛不令支玄獫不屠何
青熊東胡黃羆山戎戎菽其西般吾白虎屠州黑豹禺
氏駟駟大夏茲白牛大戎文馬而赤鬣縞身目若黃金
名吉皇之乘數楚每牛每牛者牛之小者也匈奴狡犬
狡犬者巨身四足果皆北嚮權扶玉目白州比閭比閭
者其華若羽伐其木以為車終行不敗禽人管路人太
竹長沙鼈其西魚復鼓鐘鐘牛蠻揚之程倉吾翡翠翡翠
翠者所以取羽其餘皆可知自古之政南人致衆者皆
北嚮

周祝

汲冢周書

民非后罔乂后非民罔與為邦慎政在微作

周祝

曰維哉其時告汝口口道恐為身災謹哉民乎朕則生
汝朕則刑汝朕則經汝朕則亡汝朕則壽汝朕則名汝
故曰文之美而以身剝自謂智也者故不足角之美殺
其牛榮華之言後有茅凡彼濟者必不怠觀彼聖人必
趣時石有玉而傷其山萬民之患在口言時之行也勤
以徒不知道者福為禍時之從也勤以行不知道者以

福亡故曰肥豕必烹甘泉必竭直木必伐地出物而聖人是時雞鳴而人爲時觀彼萬且何爲求故天有時人以爲正地出利而民是爭人出謀聖人是經陳五刑民乃敬教之以禮民不爭被之以刑民始聽因其能民乃靜故狐有牙而不敢以噬獾有蚤而不敢以撼勢居小者不能爲大特欲正中不貪其害凡勢道者不可以不大故木之伐也而木爲斧賊難而起者自近者二人同術誰昭誰暝二虎同穴誰死誰生故虎之猛也而陷於獲人之智也而陷於詐葉之美也解柯柯之美也離其枝枝之美也拔其本儼矢將至不可以無盾故澤有獸而焚其草木大威將至不可爲巧焚其草木則無種大威將至不可以爲勇故天之生也固有度國家之患離之以故地之生也固有植國家之患離之以謀故時之遷也無私貌日之出也無私照時之行也順至無逆爲天下者用大略火之燁也固定上爲天下者用牧水之流也固走下不善故有桴故福之起也惡別之禍之起也惡別之故平國若之何須國覆國事國孤國屠皆善之何故日之中也仄月之望也食威之失也陰食陽善爲國者使之有行是彼萬物必有常國君而無道以微亡故天爲蓋地爲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爲軫天爲蓋善用道者終無害天地之間有滄熱善用道者終不竭陳彼五行必有勝天之所覆盡可稱故萬物之所生也性於從萬物之所及也性於同故惡姑幽惡姑明惡姑陰陽惡姑短長惡姑剛柔故海之大也而魚何爲可得

山之深也虎豹豺豸何為可服人智之邃也奚為可測
跋動噓息而奚為可牧王石之堅也奚可刻陰陽之號
也孰使之牝牡之合也孰交之君子不察福不來故忌
而不得是生事故欲而不得是生詐欲伐而不得生斧
柯欲鳥而不得生網羅欲彼天下是生為維彼幽心是
生包維彼大心是生雄維彼忌心是生勝故天為高地
為下察汝躬奚為喜怒天為古地久察彼萬物名於始
左名左右名右視彼萬物數為紀紀之行也利而無方
行而無止以觀人情利有等維彼大道成而弗改周攸
夫道知其極加諸事則萬物服用其則必有羣加諸物
則為之君舉其脩則有理加諸物則為天子

石鼓文

周宣王

一
避車既工避馬既同避車既好避馬既馳君子員員
邁員旂塵鹿速速君子之求○首弓茲旨寺避歐其孫
其來趨趨筴即避即時塵鹿趨趨歐其樸來射其來
既避其猶蜀

二

汧毆汚汚丞叔淖淵鯁鯁處之君子溥之瀟瀟又雀其
旂趨趨帛魚鱗鱗其鹽氏鮮黃帛其鱗又鱗又鯽其豆
孔庶窳之夔夔沆沆漣漣其魚佳可佳鯽佳鯉可呂橐
之佳楊及柳

三

田車既安鑿○勒馬○衆既簡左駟旛旛右駟驥驥避

避其用衛馬既申敕肅肅駕左驂駮駮扯女不韃霧
公謂天余及如周不余及

十

吳人悉亟朝夕敬○越國載北勿奄勿伏畢而出○○
馱○○○○○大祝○○○臺○○○執寧逢申孔
鬪○麀鹿麀麀避○其○麀鹿驕天○○○○○求
又○○○○○是○○○○○

春秋傳

左丘明

鄭莊公叔段本末

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莊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
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
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

邑也號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
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
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
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
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
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
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
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何
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
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
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

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賴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賴考叔為賴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晉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賴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賴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晉重耳出亡本末

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廡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我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廉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

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其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實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濟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必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囊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

馬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晉楚戰城濮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敗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官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犢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執僖負羈氏魏犢傷於脛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犢束曾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叔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

晉楚戰城濮

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宜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昔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憇次于城濮楚師背鄴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盥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

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子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鞮鞢鞞鞞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

晉楚戰邲

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卑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達路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徵福於厲宣栢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用其民矣庸可幾也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厓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於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武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

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
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間鄭既及楚平栢子欲還曰
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
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
爲是征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
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
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
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蒞爲宰擇
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
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
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
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
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
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鏖王師遵養時晦者昧也
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
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
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闡敵疆而
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君子能我弗爲也
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三三之
臨三三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律否臧散
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
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

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
大咎韓獻子謂栢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
元帥帥不用命誰之罪也夫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
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
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郟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及
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
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
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
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
佈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
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
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
之生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
之間鄭皇戍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
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
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樂
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
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
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
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籃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
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
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
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
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

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
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
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
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彘之徒也趙莊
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
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
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
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母廢王命今鄭不率
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
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
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
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曰矣楚許伯御欒伯攝叔為右
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欒伯
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敢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
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
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欒伯左射馬而右射人
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與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
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
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
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
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
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
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
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既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

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十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德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至楚軍席於軍門之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二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得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栢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杜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

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憊之脫弱少進馬還又憊之
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
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
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垂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使在
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
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瑩知莊子以其
族反之厨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
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
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
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
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郟肯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
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
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
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
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
保之又作武其末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
徂維求定其末曰經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太
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
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
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
無德而疆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
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
爲先君官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民不敬
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

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齊晉戰靡笄

成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之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吾直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鞠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

孫栢子栢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纒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栢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

師於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馬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履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射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輶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

隱且懼奔辟而秦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
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棧爲右載
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
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
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
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
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
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
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
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
石窳

晉楚戰鄆陵

成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
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夏四月滕文公卒
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汭陂退舍於夫渠不做
鄭人覆之敗諸汭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衛侯伐鄭
至于鳴鴈爲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
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
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欒書
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
郤至佐新軍荀瑩居守郤犢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
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
師使告于楚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
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

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
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
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
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
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厯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
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
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
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
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
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
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
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
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
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
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耻也子亦
見先君之事矣今我僻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
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疆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
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
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
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䟽行首
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
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三日必
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
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

晦在陳而蹶合而加蹶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蹶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_{三三}曰南國蹶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蹶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殺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欬公以出於淖癸巳潘甍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敵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韝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殺而趨無

乃傷乎郤至見容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
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
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
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
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弗翰胡曰
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
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馘
中唐荀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
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
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
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筏欒鍼見子重之旌
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旌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
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
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
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
造于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攝從者
使其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
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
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厲車馬雞鳴而食唯命
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某棄補卒秣馬利兵脩陳
固列葦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退楚囚王闞之召子反謀
殺陽翟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
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人焚其三日殺范文子立於
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使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

曰惟命不干常有德之謂也及報王使謂子反曰
先大夫之憂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殺之罪也
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
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勿謂師徒者而亦聞之矣蓋
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
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向戌合晉魯成

襄二十七年宋向戌來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
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
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
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
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

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八曰弭兵而我弗許
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
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
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
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
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
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
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
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
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
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
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

相見也秋十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义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未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旣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

吳公子請觀周樂

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其氏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泂泂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今

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
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
有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
哉熙熙乎出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
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
淫復而不厭衰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
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
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箛南籥者曰
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
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
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
韶箛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

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
吾不敢請已

廣文選卷第七十九

廣文選卷第八十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雜文二

弟子職

管夷吾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
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志無虛邪行必正直游居
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
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早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攝衣共盥先
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拚正席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
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始誦必作其

次則已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
後至就席狹坐則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對客無讓應
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得必以反命反坐復業若
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

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
醬醋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羹
中別載在醬前其設要方飯是為卒左酒右醬告具而
退捧手而立三飯二斗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還而貳
唯謙之視同謙以齒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
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斂祭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尺席飯必捧擊羹
不以手亦有據膝毋有隱肘既食乃飽循咿覆手振衽
掃席已食者作摠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
客既徹并器乃還而立

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攘臂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
手執箕膺揲厥中有帚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
倚于戶側凡拚之紀必由奧始俯仰磬折拚毋有徹拚
前而退聚於戶內坐板排之以葉適已實帚于箕先生
若作乃與而辭坐執而立遂出弃之既拚反立是協是
稽暮食復禮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摠之法橫于坐所
節之遠近乃承厥火居向如矩蒸間容蒸然者處下捧
椀以為緒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交坐毋倍尊
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

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

常則否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撰吏 三篇

嚮子

政者法教也此明王之政事以爲法教可稱也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能必忠而不能必入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君子非人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故非非者行是惡惡者行善而道諭矣

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人休焉杖能側焉忠信飾焉民者積愚也雖愚明主撰吏焉必使民興焉士民與之明上舉之士民若之明上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民者者吏之

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政曰民者至卑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撰卿相矣卿相者諸侯之丞也故封侯之上秩出焉卿相者侯之本也

湯政

嚮子

天地闢而萬物生萬物生而人爲政焉無不能生而無殺也唯天地之所以殺人不能生人化而爲善獸化而爲惡人而不善者謂之獸有天然後有地有地然後有別有別然後有義有義然後有教有教然有道有道然後有理有理然後有數日有宜有旦有晝有夜然後以爲數月一盈一虧月合月離以數紀四者皆陳以爲數

治政者衛也始終之謂備

一守一章

關尹子

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
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
命人皆可造玄不可致天此非大彼神此非神彼命此
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
致命造玄學之徇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為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
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二柱一章

關尹子

若椀若盃若餅若壺若甕若盎皆能建天地非龜數著
破瓦文石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焉物
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博而
神應之一雌一雄卵生一牝一牡胎生形者彼之精理
者彼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者為水觀為火
愛執而觀因之為木觀存而愛攝之為金先想乎一元
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宜觀之以合彼之
理則象存焉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為天自中
而降為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者為火降
者為水欲升而不能升者為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為金
木之為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為物擊之得火鎔
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文也水為精為天火為神為地
木為魂為人金為魄為物運而不已者為時包而有在
者為方惟土終始之有解之者有去之者

三極

一章

關尹子

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共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含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已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天瑞

列子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

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時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冲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者有形者有形者有聲者有聲者有色者有色者有味者有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爲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雜篇天下

莊周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
謂道術者果無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
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
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
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
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
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
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相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
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
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
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歷數者
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諸書禮樂者鄒魯之
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
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
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
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
鼻舌皆有明不能相通猶有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
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
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
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
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
爲天下裂

詛楚文

秦惠王

又秦嗣王取用吉王垣壁使其宗祝邵襲布愍告于不
 顯大神巫咸呂底楚王熊相之多臯昔我先君穆公及
 楚成王寔戮力同心兩邦若一絆且婚姻衿呂齊盟曰
 葉萬子孫毋相為不利親仰不顯大神巫咸而質焉今
 楚王熊相康回無道淫泆甚亂宣多競縱變輸盟刺內
 之則蔑虐不辜刑戮孕婦幽刺親戚拘圍其叔父寘諸
 冥室積棺之中外之則冒改父心不畏皇天上帝及不
 顯大神巫咸之光列威神而兼佞十八世之詛盟率者
 侯之兵且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滅我百姓求蔑法
 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郵補室王義牲逮取諸
 邊城新鄆及邾長親循不戢口可今有悲與其眾張

德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呂偪循邊競將欲復其脫迹
 唯是秦邦之羸眾敝賦輸棧輿禮使介老將之呂自
 救也亦應受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幾靈德賜
 克劑楚師日復略我邊城戢數楚王熊相之佞盟犯詛
 著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

儒效篇

荀卿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
 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
 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會焉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
 稱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
 天下不稱偏焉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
 文武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

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假爲
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
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
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之義也周公有天下矣鄉有
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
也變勢次序節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兄
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
之業明枝主之義仰易變化天下厭然猶一也非聖人
莫之能爲夫是之謂大儒之效

非相篇

荀卿

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
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
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
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
術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
無害爲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
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蓋帝
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昔者衛靈
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馬廣三寸鼻目
耳具而名動天下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突禿長
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葉公子高微小短濬行若將不
勝其衣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葉
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耳仁義功名善
於後世故事不揣長不揆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耳長

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自可瞻焉
仲尼之狀面如蒙俱周公之狀身如斷菑臯陶之狀色
如削瓜閔天之狀面無肌膚傅說之狀身如植繒伊尹
之狀面無須麋禹跳湯徧堯舜參乎子從者將論志意
比類文學耶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耶古者桀
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然身
死國亡爲天下大僂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非容貌之
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耳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
儇子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婦
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奔其親家
而欲奔之者比肩並起然而中君羞以爲臣中父羞以
爲子中兄羞以爲弟中人羞以爲友俄則束乎有司裁
乎大市莫不呼天啼哭甚傷其今而後悔其始是非容
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耳然則從者將孰可
也人有三不祥絢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
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三必窮爲上則不能
愛下爲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三必窮也鄉則不若肯
則謾之是人之三必窮也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縣矣然
而仁不能推知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人有此三數
行者以爲上則必危爲下則必滅詩曰雨雪瀼瀼見睍
聿消莫肯下遺式居糞驢此之謂也

說難

韓非

凡說之難非我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
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凡說之

難在之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棄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嘗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顯有出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為已也如此者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為聞已矣與之論細人則以為嘗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論其所增則以為嘗已也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米鹽博辯則以為多而交之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比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耻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為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則為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為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

其智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汙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自勇之斷則毋以其謫怒之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棄之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擊摩然後極驥智辯焉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伊尹為宰百里奚為虜皆所以干其上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後身以進如此其汙也今以吾言為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也夫曠自離父而周澤未渥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殺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隣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為戮薄者見疑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刑彌子母病人閒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刑罪異日與尹游於果園食棗而甘不盡

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
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
以餘糝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
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
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
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
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斃人
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登鄒嶧山刻石文

秦始皇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
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乂滅六暴強二十有六年上
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尊惠親巡遠方登于
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
理攻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也及五帝
莫能禁止迺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
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

登泰山刻石文

秦始皇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
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
述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
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
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尊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
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
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戎

登琅邪臺刻石文

秦始皇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
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
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禁首
是富普天之下掉心掉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
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
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
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
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
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
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
事以特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
冠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士西涉流
沙南盡比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
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
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於琅邪列侯武城侯王
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
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
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
也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
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
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
其身未歿諸侯陪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
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

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

登之罘山刻石文

秦始皇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
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
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
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
德義誅信行威煇勃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
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大矣哉宇縣
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刻碣石門文

秦始皇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
心咸服惠論功勞當受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
諸侯初一秦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
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脩其業事各有序
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
著儀矩

登會稽山刻石文

秦始皇

皇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彼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
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
原事迹追道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
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衆自
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
行為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殊之殄
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

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飭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威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軌度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脩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列請刻此石光垂休銘

遇合

呂不韋

凡遇合也時不合必行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歟乎木比目之魚歟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為弟子者三千人達廷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為師不為無人呂此遊僅至於魯司寇此天子之所忌時絕也諸侯之所忌大亂也亂則愚者之多幸也幸則必不勝其任矣任久不勝則幸反為禍其幸大者其禍亦大非禍獨及已也故君子不處幸不為苟必審諸已然後任任然後動凡能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能識論議者寡所遇惡得不苟凡能聽音者必達於五聲人之能知五聲者寡所善一作善惡得不苟容有呂吹籟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謬越王不善為野音而反善之說之道亦有如此者也有為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衣器之物可外藏之呂備不生其父母曰為然於是令其女常外藏姑妯知之曰為我婦而有外心不可畜因出之婦之父母曰謂為已謀者呂為忠終身善之亦不知

所以然矣宗廟之滅天下之失亦出此矣故曰遇合也
無常說適然也若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
未必遇也故嫫母報乎黃帝黃帝曰屬女德而弗忘與
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若人之於滋味無不說甘脆而
甘脆未必受也文王嗜菖蒲俎孔子聞而服之縮頰而
食之三年然後勝之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
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海人有說其臭者晝
夜隨之而弗能去說亦有若此者陳有惡人焉曰敦洽
讎糜雄一作穎廣顏色如浹頰一作垂眼髮一作臨鼻長
肘而齧陳侯見而甚說之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楚
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洽讎糜往謝焉楚王恠一作
知其名而先見之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其惡狀楚王
怒合大夫而告之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
而使之是侮也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月
然後喪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而友之足於陳侯而
無上也至於亡而友不衰夫不宜遇而遇者則必廢宜
遇而不遇者此國之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天下之民
其苦愁勞務從此生凡舉人之本太上以志其次以事
其次以功三者弗能國必殘亡羣孽大至身必歿殃季
得至七十九猶尚幸賢聖之後反而孽民是以賊一作
殘其身豈能獨哉

察微

呂不韋

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若白堊之與黑漆則無
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如可

不知如可見如不可不見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故治亂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極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極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

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復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又反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爲雞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羊斟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斟士羊斟不與焉明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之事子爲制今日之事我爲制遂驅入於鄭師宋師敗績華元虜夫駑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饗士而忘其德也將以此敗而爲虜豈不宜哉故凡

戰必悉熟備備彼知已然後可也魯季氏與郈氏圍
雞郈氏介其雞季氏爲之金距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
怒因歸郈氏之宮而益其宅郈昭伯怒傷之於昭公曰
禘於襄公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飲盡舞於季氏季
氏之舞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乃使郈
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與
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死亡無日矣遂起甲以往陷西
北隅以入之三家爲一郈昭伯不勝而死昭公懼遂出
奔齊卒於乾侯魯昭聽傷而不辨其義懼以魯國不勝
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
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何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
勝一季氏况於三季同惡固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
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爲敵也
其得至乾侯而卒猶遠

觀表

呂不韋

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爲高矣而日
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矣地爲大矣而水泉草木毛
羽裸鱗未嘗息也凡居於天地之間六合之內者其務
爲相安利也夫爲相害危者不可勝數人事皆然事隨
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爲不
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見淵深難測故聖人於事志焉
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知先知必審微表無微表而欲
先知堯舜與衆人同等微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以
飄矣衆人則無道至焉無道至則以爲神以爲幸非神

非幸其數不得然邱成子吳起近一作之矣邱成子
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
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鄙者右宰穀臣
之觴吾子也甚懼今侯深過而弗辭邱成子曰夫止而
觴我與我懼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我
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信衛三十里
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
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與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
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邱
成子之謂乎邱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
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
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

休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
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而應之曰
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可亾而西河可
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也不久
矣魏國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荆而西河畢入秦魏
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以先見而泣也古之善
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斡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
鬚許鄙相脰投伐褐相背脅管青相膺胸陳悲相股脚
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
所以相者不同見馬之一微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
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事與
國皆有徵聖人也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

云也綠圖幡薄從此生矣

辨土

呂不韋

凡耕之道必始於壚爲其寡澤而後枯必厚其鞞爲其
唯厚而及鎗者蔭之堅者耕之澤其鞞而後之上田則
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汗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叅發大
剛小畝爲青魚肚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旣種而無行耕
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
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今之耕也管而無
獲者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蓄實
其爲晦也高而危則澤奪波則培是風則儼高培則拔
寒則雕熱則修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爲來不俱生而
俱死虛稼先死衆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農夫
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
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
也故晦欲廣以乎剛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成
生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
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熟有耨也必務其培
其耨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
必堅是以晦廣以乎則不喪本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
地莖生有行故速長弱不相害故速大衡行必得縱行
必術正其行通其風夾心中央帥爲冷風苗其弱也欲
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爲族乃多
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
爲糝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疏樹

廣文選卷第八十一
三十一
堯不欲專生而居肥而扶疎則多糝堯而專居則多
死不知稼者其穉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
其粗上下安則不多死厚土則孽不通薄土則蕃輻而
不發墟埴宜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廣文選卷第八十

江都葛潤校

廣文選卷第八十一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雜文三

精神訓

劉安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象無形窈窈冥冥芒艾漠閱頽濛
鴻洞莫知其門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孔乎莫知其所
終極滔乎莫其所止息於是乃別為陰陽離為八極
剛柔相成萬物乃形煩氣為蟲精氣為人是以故精神者
天之有也而骨髓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髓反
其根我尚何存是故聖人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
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陰陽為綱四時為紀天靜以清
地定以寧萬物安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漠者神明之

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不隨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背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故曰：一月而膏，二月而肤，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脾主舌，外爲表而內爲裏。開閉張歛各有經紀，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形，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爲雲，肺爲氣，肝爲風，腎爲雨，脾爲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有跋鳥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夫天地之道，至絃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重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旣乎？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嗜而不外越，則胸腹克而嗜慾省矣。胸腹克而嗜慾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教志勝而行不僻矣。教志勝而行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也，以聽無不聞也。以爲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故事有

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爰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定寧克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世之後猶未足爲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慾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入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修得生也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爲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有何以相物也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益其殺我也將以何損夫造化者旣以我爲坯矣將無所違之矣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徃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

浩孰知之哉其往我也不疆求已其殺我也不疆求止
欲生而不事憎死而不辭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隨
其天資而安之不極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
棺之土吾生之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
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衆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
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
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爲盆盎也與其未
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
也與其爲盆盎亦無以異矣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
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澇之家決澇而注之江澇水弗
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澇也亦無
以異其在江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
業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
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則與陰俱閉
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
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
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
夏氏之璜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夫精神之可寶也
非直夏后氏之璜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
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
無所甚親抱德煬和以順於天與道爲際與德爲隣不
爲福始不爲禍先魂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
變於已故曰至神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而若
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識其外明

白太素無爲復樸體本抱神以游乎天地之樊芒欲後
徉于塵垢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微
之巧弗載於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爲變雖天地復
育亦不與之扞抱矣寧乎無瑕而不與物糅見事之
而能守其宗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心志專于內湛
耦于一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渾然而往遠然而來
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忘其五藏損其形骸不學而知不
視而見不爲而成不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
往如光之耀如景之効以道爲紉有待而然抱其太清
之本而無所容與而物無能管廓憫而虛清靖而無思
慮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大雷發而
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是故視珍寶而不

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嫵西施猶醜也
以死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
於忽區之旁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用契太渾之樸而
立至清之中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魂
不騰反復終始不知其端緒甘瞑於太宵之宅而覺視
于昭昭之宇休息于無委之隅而游敖于無形埒之野
居而無容處而無所其動無形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
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淪於不測入於無間以不
同形相嬗也終始若環莫得其倫此精神之所以能假
于道是故真人之所以游若吹呼吸吐故內新熊經
鳥伸鳧浴蟻躩鳴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使
神滔蕩而不失其克日夜無傷而與物爲春則是合而

生時于心也且人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有綴宅而無耗
精夫癩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神將有所遠徙孰假知
其所爲故形有摩而神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
紕而未始有極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
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豈木也猶
克形者之非形也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
化物者未嘗化其所化則化矣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
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懾矣同變化則明不
眩矣衆人以爲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入之所以樂爲
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
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桶不斲素題不斲珍怪奇異人
之所美也而堯糲菜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白狐人之所
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
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于舜若解重負然非
直辭讓誠無以爲也此輕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濟于
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
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
視龍猶蝦蟇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
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
報壺子壺子持以天壤名實不入幾發於踵壺子之視
死生亦齊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偃僂脊管高于頂
膈下迫頤兩髀在上燭營指天匍匐自闕於井曰偉哉
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邪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觀
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

原壺子之論乃知生死之齊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塗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挂心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俛仰抱命而旋轉禍福利害千變萬紕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大清輕舉獨住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儷而况斥鷃乎勢位爵祿何足以槩志也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故晏子可迫以仁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爲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爲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又况無爲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爲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爲尊故讓位子罕不以玉爲富故不受寶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他人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義金滕豹韜廢矣延陵季氏不受吳國而頌間田者慙矣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汙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瓿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鍾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瓿之足羞也藏詩書修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扣瓿之徒也夫以天

下為者學之建鼓矣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使之左據
天下圖而右手列其喉愚夫不為由此觀之生尊於天
下也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無天
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
今贛人教倉子人河水飢而餐之渴而飲之其入腹者
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教倉不為戒也腹滿而河水
不為之竭也菑之不加飽無之不為之飢與守其箠箠
有其井一實也人火怒破陰大喜墜陽大憂內崩大怖
生狂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為大通清目而不
以覩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
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棄知故覺而若昧以生而若
死終則反本末生之時而與化為一體死之與生一體

也今夫繇者揭鑿甫負籠土鹽汗交流喘息薄味當此
之時得休越下則脫然而喜矣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
休也病疴瘕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踉蹌而諦通夕不
寐當此之時噲然得卧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修夜
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
生知養生之和則不可縣以天下知未生之樂則不可
畏以死知許由之貴於舜則不貪物墻之立不若其偃
也又况不為墻乎水之疑不若其釋也又况不為冰乎
自無蹠有自有蹠無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於外
內孰能無好憎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能
知大貴何往而不遂衰世泰學不知原心反本直雕琢
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在故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

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詘節昇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爲悲人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弗爲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故縱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爲天下儀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夫收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囿垣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修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回夭死季路殖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爲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

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也入見之道勝故肥推此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文且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雖情心鬱殫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會委萬物而不利處大廓之宇游無極之野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于掌握之中夫豈爲貧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無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夫使天下畏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顛蛇以爲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故知其無所用會者而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以殘亡其國

家捐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爲天下笑未嘗非爲非歟
夫仇由貪大鐘之賂而亡其國虞君利垂棘之璧而
其身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桓公甘易牙之和而
不以時葬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使此五君者適
情辭餘以已爲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故射者
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矢也御者非轡不行也學御
者不爲轡也知冬日之萋夏日之裘無用於已則萬物
之變爲塵埃矣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
火而已矣

禮書

司馬子長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群衆豈人力也
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
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
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
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爲之
金輿錯衡以繁其飭目好五色爲之黼黻文章以表其
能耳樂鐘磬爲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爲之
庶羞酸醎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爲之琢磨圭璧以通其
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絃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
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
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
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
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
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第

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閭夫子之道而樂二者
心戰未能自決而况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
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
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
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
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
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
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
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飭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
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
干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
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
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事在袁盎語中是後
宮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
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
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
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爲制
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
謂子孫何化隆者闕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太
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議以爲
典常垂之於後云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
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
義以分之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
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梁

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分蔭所以養鼻也鍾鼓管絃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䟽房牀第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吳蔭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驟中韶濩所以養耳也龍旂九旒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鮫鞬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爲安若者必危情性之爲安

若者必滅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性情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治辦之極也疆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堅韋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爲甲堅如金石宛之鉅鐵施鑕如蓬蠱輕利剽邀卒如燁風然而兵殆於垂涉唐昧死焉莊躄起楚分而爲四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穎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是豈無固塞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

故也紂剖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殺無辜時臣下慄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豈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攻而謁城郭不集溝池不掘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時使而誠愛之則下應之如景響有不由命者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臯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臯人不尤其上知臯之在已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則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懷大夫士有常宗所以辨貴賤貴賤治得之本也郊疇乎天子社至乎諸侯函及士大夫所以辨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饗上玄尊俎上腥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饗先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禮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太隆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魚也

豆之上大羹一也利爵弗啐也成事俎弗嘗也三宥之
弗食也大昏之未廢齊也大廟之未內尸也始絕之未
小歛一也大路之素幘也郊之麻說喪服之先散麻一
也三年哭之不反也清廟之歌一唱而三嘆縣一鍾尚
拊膈朱絃而通越一也凡禮始乎飢成乎文終乎稅故
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天
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
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太
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
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祭有以說天下從之
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剛也禮
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太矣擅

作此制褊陋之說入焉而嘆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
俗以為高之屬入焉而墜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
衡誠懸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員
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
之至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
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
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
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
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
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以隆殺為要文
貌繁情欲有禮之隆也文統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
情欲相為內外本末也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

其隆下盡其殺而中應其中少驟馳騁廣驚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孟子題辭

趙邠卿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摠謂之孟子其篇曰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為魯所并又言邾為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

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為上賢先王大道陵遲墮廢異端並起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偽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濶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耻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

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
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五
字包羅天地揆序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
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贈大夫士
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
崇其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三雅之正言可謂直而
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
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
作也也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者
五經之館鑄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
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
以仁義宋牼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滅禽
嬰孟子曰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
同若此者衆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其
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
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
經術阮戮儒生子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
得不泯絕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
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
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
博文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
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
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

今諸解者徃徃據取而說之其說又各垂異不同孟子
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余生西京世尋不祚
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遣
屯離蹇詭性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勤形瘵
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
德君子於我劬瘁矐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困
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
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既已詳
矣儒家惟有孟子闕遠微妙緼奧難見宜存條理之科
於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
其指分爲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常達者施
於新學可以寤疑辯惑愚亦未能表於世於之

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太玄衝

楊子雲

中則陽始應則陰生周復乎德迎逆乎刑磧大成遇小
願閑孤而龍鄰少微也大肥也戾肉反廓外違上觸素
文多故于在也禮方也對則來而逃則亡羨私曲唐公
而無欲差過也而常穀童寡有而度無乏增始昌而未
極長銳執一而昆大同達日益其類減日損其彙交相
從也唵不通也更有畏守不可攻俟也出翁也入從散
也而聚集也進多謀積多財釋推也飭衰也格好也是
而疑惡也非夷平而視傾樂上楊沉下藏爭士齊也內
女懷也務則意而去則悲事尚作晦尚休更變而共笑
曹父而益憂斷多事窮無喜毅敢而割備裝徙鄉止不

行衆溫柔堅寒剛密不可間成不可更親親乎善闕闕乎恩斂也得失亡福疆善不倦劇惡不息辟君道也馴臣保也盛壯將老也君得乎位難遇乎詘法易與天下同也勤苦而無功也養受群餘君子養小人養凶也

太玄攤

揚子雲

玄者幽攤萬類而不見形者也資陶虛無而生乎規攔神明而定摹通同古今以開類攤錯陰陽而發氣一判一合天地備矣天日迴行剛柔接矣還復其所終始定矣一生一死性命瑩矣仰以觀乎象俯以視乎情察性知命原始見終三儀同科厚薄相靡還則杌杌方則奇丞噓則流體唵則凝形是故闔天謂之宇闔宇謂之宙日月往來一寒一暑律則成物曆則編時律曆交道聖

人以謀畫以好之夜以醜之一晝一夜陰陽分索夜道極陰晝道極陽北牡群貞以攤吉凶則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辯矣是故日動而東天動而西天日錯行陰陽更巡死生相掇萬物乃纏故玄聘取天下之合而連之者也綴之以其類占之以其觚曉天下之曠曠瑩天下之晦晦者其唯玄乎夫玄晦其位而冥其吟深其阜而眇其根攘其功而幽其所以然者也故玄卓然示人遠矣曠然廓人大矣淵然引人深矣渺然絕人眇矣嘿而該之者玄也揮而散之者人也稽其門闢其戶叩其鍵然後乃應沈其否者乘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人之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曰疆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則玄道之幾矣仰而視之在乎上俯而窺之在乎下企

而望之在乎前華而忘之在乎後欲違則不能嘿則得其所者玄也故玄者用之至也見而知之者智也視而愛之者仁也斷而決之者勇也兼制而博用者公也能以偶物者通也血脈所繫軀者聖也時與不時者命也虛形萬物所道之謂道也道因循無華天下之理得之謂德也理生昆群兼愛之謂仁也列敵度宜之謂義也秉道德仁義而施之之謂業也瑩天功明萬物之謂陽也幽無形深不測之謂陰也陽知陽而不知陰陰知陰而不知陽知陰知陽知止知行知晦知明者其唯玄乎縣之者權也平之者衡也濁者使清險者使平離乎情者必著乎偽離乎偽者必著乎情情偽相盪而君子小人之道較然見矣玄者以衡量者也高者下之卑者舉之饒者取之罄者與之明者定之疑者提之規之者思也立之者事也說之者辯也成之者信也夫天宙然示人神矣夫地他然示人明也天地奠位神明通氣有一有二有三位各殊輩回行九區終始連屬上下無隅察龍虎之文觀鳥龜之理運諸來政繫之泰始極焉以通旋璣之統正玉衡之平圓方之相研剛柔之相干盛則人棄窮則更生有實有虛流止無常夫天地設故貴賤序四時行故父子繼律曆陳故君臣理常變錯故百事拊質又形故有無明吉凶見故善不善著虛實盪故萬物纏陽不極則陰不萌陰不極則陽不牙極寒生熱極熱生寒信道致誠誠道致信其動也日造其所無而好其所新其靜也日減其所有而損其所成故推之以刻參之以

晷反覆其序軫轉其道也以見不見之形抽不抽之緒
與萬類相連其上也縣天下也淪淵纖也入歲廣也包
畛其道游冥而杞盈存存而亡亡微微而章章始始而
終終近玄者玄亦近之遠玄者玄亦遠之譬若天蒼蒼
然在於東面南面西面北面仰而無不在焉及其俛則
不見也天豈去人哉人自去也冬至及夜半以後者近
玄之象也進而未極往而未至虛而未滿故謂之近玄
夏至及日中以後者遠玄之象也進極而退往窮而還
已滿而損故謂之遠玄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
物生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日之南也右
行而左還斗之南也左行而右還或左或右或死或生
神靈合謀天地乃并天神而地靈

太玄數

楊子雲

三八為木為東方為春日甲乙辰寅卯聲角色清味酸
臭羶形詘信生火勝土時生藏脾存志性仁情喜事貌
用恭撝肅徵旱帝太昊神勾芒星從其位類為鱗為雷
為鼓為恢聲為新為躁為戶為牖為嗣為承為葉為緒
為救為解為多子為出為予為竹為草為果為實為魚
為疏器為規為田為不工為矛為青恠為鯢為狂
四九為金為西方為秋日庚辛辰申酉聲商色白味辛
臭腥形革生水勝木時殺藏肝侑魄性誼情怒事言用
從撝又徵雨帝少昊神聲收星從其位類為毛為鬣為
祝為猛為舊為鳴為門為山為限為邊為城為骨為
心為環珮為首飾為重寶為大哆為鈎器為春為推為

力為縣為燧為兵為械為齒為角為螫為毒為狗為入
為取為罕為殺為賊為理為矩為金工為鉞為白怪為
瘖為譖

二七為火為南方為夏日丙丁辰巳午聲徵色赤味苦
臭焦形上生土勝金時養藏肺俯魂性禮情樂事視用
明撫哲徵執帝炎帝神祝融星從其位類為羽為竈為
絲為網為索為珠為文為駁為印為綬為書為輕為高
為臺為酒為吐為射為戈為甲為叢為司馬為禮為繩
為火工為刀為赤恠為盲為舒

一六為水為北方為冬日壬癸辰子亥聲羽色黑味鹹
臭朽形下生木勝火時藏藏腎俯精性智情悲事聽用
總為謀徵寒帝顓頊神玄冥星從其位類為介為鬼為

祠為廟為井為冗為窳為鏡為玉為履為遠行為勞為
血為膏為貪為含為執為火獵為閉為盜為司空為法
為准為水工為盾為甲恠為聾為急

五五為土為中央為四維日戊己辰辰戌丑未聲宮色
黃味甘臭芳形殖生今勝水時該藏心俯神性信情恐
懼事思用睿撫聖徵風帝黃帝神后土星從其位類為
其裸為封為餅為宮為宅為中雷為內事為織為衣為
裘為繭為絮為牀為薦為馴為懷為腹器為脂漆為膠
為囊為包為輿為轂為稼為畜為食為室為棺為擯為
衢為會為都為度為量為土工為弓矢為黃恠為愚為
牟

僮約

王子淵

蜀郡王子淵以事到煎上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
行酤酒便了捍大杖上冢巔曰大夫買便了時只約
不約爲他家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邪
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即決賣券之奴復曰欲使
旨上不上券便了不能爲也子淵曰諾券文曰神爵三
年正月十五日資生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
楊惠買夫時戶下髡奴便了以賣萬五千奴從百役使
不得有二言晨起灑掃合了洗滌居當穿白縛簾裁孟
鑿井浚渠縛落鉏因研陌杜墀地刻天枷屈竹作杷削
治鹿盧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蹠坐大呶下牀振頭垂釣
刈芻結葦織罽沃不酪住醜醜織履作麓黏雀張鳥結
網捕魚故有連是登山射鹿入水捕龜浚國縱魚鴈鷺
百餘驅逐鷓鴣鳥持拍牧猪種薑養芋長育豚駒糞除常
繫餒食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二月春分被隄杜疆
落桑皮糞種瓜作瓠別茹披苾焚槎發等壘集破封日
中早雉鷄鳴起春調治馬馬兼落三重舍中有客提壺
行酤汲水作餈滌杯整按園中拔蒜斷蘇切脯築肉臠
芋膾魚烹鱉烹茶盡具鋪已蓋藏關門塞竇餒猪縱犬
勿與隣里爭鬪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
唯得染脣漬口不得傾盃覆斗不得辰出夜入交關伴
偶舍後有樹當栽作舩一至江州下到煎主爲府掾求
用錢推紡惡敗樓索綿一雪席往來都洛當爲婦女求
脂澤敗於小市歸都擔一轉出旁蹉牽犬敗鵝武陽買
茶楊氏池中擔荷往來一聚憤護姪偷入市不得夷躄

旁卧惡言醜罵多作刁三持入益州貨易牛羊奴自交
精惠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槩裁轅若殘當作俎杌木
寂及彘盤焚薪作炭石岸治舍蓋屋書削代牘日
暮以歸當送乾薪兩三束四月當坡五月當獲十月收
豆多取蒲苧益作繩索雨屯無所為當編蔣織箔植種
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赤為行異類相從縱橫相
當果熟收歛不得吃嘗大吠當起驚告隣里棖門柱戶
上樓擊鼓倚盾曳釘還浴三用勤心疾走不得遨遊奴
老力索種莞織蓆事訖欲休當舂一石夜半無事浣衣
當白若有私歛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奸私事事當聞白
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徧訖詞窮咋索乞扣頭
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當如王大夫言不如

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王大夫酤酒真不敢
作惡

律歷志

班孟堅

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羲
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
焉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
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漢興北平侯張蒼首律歷事
孝武帝時樂官考正至元始中王莽秉政欲耀名譽徵
天下通知鐘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等典領條奏言
之最詳故刪其偽辭取正義著于篇一曰備數二曰和
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五以變錯綜其數
稽之於古今効之於氣物和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

得其實靡不協同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筭數事物
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筭命本起於黃鐘之數始於
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
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其筭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
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徑象乾律黃鐘之一而
長象坤呂林鐘之長其數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
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夫推歷生律制器
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鈞深致遠莫
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
重者不失黍粟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
其法在筭術宣于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羲和長之
者皆曰曰曰曰也所以作樂者諧八音蕩滌人之都

意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八音土曰埙匏曰笙皮曰鼓
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五聲和八音
而樂成商之爲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
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
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絛止也羽宇也物聚臧宇
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
故四聲爲宮紀也協之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
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
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爲君
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
事之體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
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律十有二陽

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鐘二曰太簇
 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呂以旅陽宣
 氣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
 六曰中呂有三統之義焉其傳曰黃帝之所作也黃帝
 便泠綸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
 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官制十二筩以聽
 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官而皆可以
 生之是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和以生風天地之
 風氣正十二律定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
 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為一萬物萌動鐘於
 太陰故黃鐘為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為
 萬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陰與陽六月坤之初六陰氣

受任於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楸之於未令種剛孺
 大故林鐘為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含陽之施楸之
 於六合之內令剛柔有體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乾知
 太始坤作成物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棣通族出於寅人
 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
 也為仁其聲商也為義故太簇為人統律長八寸象八
 卦伏犧氏之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
 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謂矣是為三統
 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
 其義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
 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

乘之爲八百一十分應歷一統千五百三十九歲之章
數黃鐘之實也繇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地之數始
於二終於三十其義紀之以兩故置一得二凡三十置
終地之數得六十以地中數六乘之爲三百六十分當
期之日林鐘之實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
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
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之變以天地
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爲六百四十分以應六十四
卦太族之實也書曰天功人其代之天兼地人則天故
以五位之合乘焉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之象也地以中
數乘者陰道理內在中魄之象也三統相通故黃鐘林
鐘太族律長皆全寸而亡餘分也天之中數五地之中
數六而二者爲合六爲虛五爲聲周流於六虛虛者文
律夫陰陽登降運行列爲十二而律呂和矣太極元氣
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故孳萌於子紐
牙於丑引達於寅冒節於卯振美於辰巳盛於巳罟布
於午昧夢於未申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闕於
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赫於戊
理紀於巳歛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故
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
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
星之紀也綱紀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焉律呂唱和
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然後陰陽萬物靡不
條鬯該成故以戌之數付該之積如法爲一寸則黃鐘

之長也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為伍其法皆用銅職在大樂太常掌之度者分寸丈尺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夫度者別於分寸於寸獲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信天下也職在內官廷尉掌之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夫量者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職在大倉大司農掌之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斡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論語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車則見其倚於衡也又曰齊之以禮此衡在前居南方之義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付為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圍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園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

輔弼執玉以翼天子詩云尹氏大師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咸有五象其義一也五則揆物有輕重園方平直陰陽之義四方四時之體五常五行之象厥法有品各順其方而應其行職在大行鴻臚掌之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女聽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今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之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唯聖人爲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今廣延群儒博謀講道修明舊典同律審度嘉量平衡鈞權正準直繩立于五則備數和聲以利兆民貞天下於一同海內之歸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曰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之至精不爲火溼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爲引者事之宜也歷數之起上矣傳述禎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堯復育重黎之臣使纂其業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官眾功皆美其後以授舜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至周武王訪箕子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歷法故自殷周皆創業改制咸正歷紀服色從之順其時氣以應天道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久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

其所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戰國擾攘秦兼天下未皇暇也亦頗推立紀綱而自以爲獲水德乃以十月爲正色尚黑漢興方綱在庶事草創襲秦正朔至武帝元封七年漢興言二歲矣大中大大公孫卿壺遂大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言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爲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問學褊陋不能明陛下躬聖發憤昭配天地臣愚以爲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爲萬世則於是廼詔御史曰廼者有可言歷未定廣延宣問以考星度未能讎也蓋聞古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歛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則上矣書缺樂弛朕甚難之依違以惟未能修明其以七年爲元年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歷姓等奏不能爲筭願募治歷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歷廼選治歷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侯宜君侍郎尊及與民間治歷者凡一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閑運筭轉歷其法以律起歷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鐘紀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與鄧平

所治同遂用鄧平歷以平爲太史丞後二十七年元鳳
三年太史令張壽王上書言歷者天地之大紀上帝所
爲傳黃帝調律歷漢元年以來用之今陰陽不調宜更
歷之過也詔下主歷使者鮮于妄人詰問壽王不服妄
人請與治歷大司農中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日月
晦朔弦望八節二十四氣鈞校諸歷用狀奏可詔與丞
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清臺課諸
歷䟽密凡十一家以元鳳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盡五
年十二月各有第壽王課䟽遠誹謗益甚竟以下吏故
歷本之驗在於天自漢歷初起盡元鳳六年三十六歲
而是非堅定至孝成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
向于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

故迷焉夫歷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目以天時傳曰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誼動作威儀
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列
卡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
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是以事舉其中
禮取其和歷數以閏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
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
人又曰治歷明時所以和人道也周道旣衰幽王旣喪
天子不能班朔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郃首故春
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而司歷以
爲在建成史書建亥哀十二年亦以建申充大之月爲
建亥而恠蟄蟲之不伏也自文公閏月不告朔至此百

有餘年莫能正歷數故子貢欲去其餼羊孔子愛其禮而著其法於春秋經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右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言告朔也元典歷始曰元傳曰元善之長也共養三德為善又曰元體之長也合三體而為之原故曰元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三統合於一元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為法三十一三之以為實實如法得一黃鐘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為法得林鐘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天兩地之法也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為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傳曰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陰生五味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故曰有六甲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畢言終而復始太極中央元氣故為黃鐘其實一龠以其長自乘故八十一為日法所以生權衡度量禮樂之所繇出也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二日曰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啓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朝聘會盟易太業之本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傳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為十成五體呂

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餘四十九所當用也故著以爲數呂象兩兩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歸奇象閏十九及所據一加之因呂再拗兩之是爲月法之實如日法得一則一月之日數也而三辰之告交矣是呂能生吉凶故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合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拜終數爲十九易窮則變故爲閏法參天九兩地十是爲會數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是爲朔望之會呂會數乘之則周於朔旦冬至是爲會月九會而復元黃鐘初九之數也經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記啓閉也月所以記分至也啓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故時中必在正數之月故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衍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詩此聖王之重閏也春秋曰舉正於中文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正也何以爲民故善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起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至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失閏至在非其月梓慎望氛氣而弗正不履端於始也故傳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極於牽牛之河日中之時景最長以此知其南至也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

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
二次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斗建下爲十二辰視其建
而知其次故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經曰
春王正月傳曰周正月火出於夏爲三月商爲四月周
爲五月夏數得天得四時之正也三代各據一統明三
統常合而迭爲首登降三統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五
行與三統相錯傳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則三統五
星可知也易曰參五以變錯踪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
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
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其於人皇極統三德五事故三
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
人統五星之合於五行水合於辰星火合於戌土合於
於太白木合於歲星土合於填星三辰五星而相經緯
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
天以五生土五勝相乘以生小周以乘乾坤之策而成
太周陰陽比類交錯相乘故九六之變登降於六體三
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而
成易爲七十二參三統兩四時相乘之數也參之則得
乾之策兩之則得坤之策以陽九九之爲六百四十八
以陰六六之爲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陰陽各一卦
之微筭策也八之爲八千六百四十而八卦小成引而
信之又八之爲六萬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爲十三
萬八千二百四十然後大成五星會終觸類而長之以
乘章歲爲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而與日月會

三會爲七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而與三統會三
統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而復於太極上元九
章歲而六之爲法太極上元爲實實如法得一陰一陽
各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氣體之數天下之能事畢
矣

五行

班孟堅

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爲天行
氣之義也地之承天猶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謂其位
卑卑者親事故自周於一行尊於天也尚書一曰水二
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
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木之爲言淮也陰化沾濡任生
木木在東方東方者陰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爲言

觸也陽氣動躍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
之爲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
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
爲言禁也土在中央者主吐含萬物土之爲言吐也何
知東方生樂記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土所以不名時
地土別名也比於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職也元命包
曰土之爲位而道在故大不預化人主不任部職五行
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水者陰也卑故下
水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故可曲可直從革土
者最大苞含物將生者出者將歸者不嫌清濁爲萬物
尚書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
稼穡五行所以二陽三陰何土尊尊者配天金木水火

陰陽自偶木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者萬物鹹與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乃堅也木味所以酸者何東方萬物之生也者以達生也猶五味得酸乃達也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湏苦可以養也金味所以辛何西方煞傷成物辛所以煞傷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煞也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其猶五味以甘為主也尚書曰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北方其晁朽者何北方水萬物所幽藏也又水者受垢濁故晁腐朽也東方者木也萬物新出地中故其臭羶南方者火也盛陽承動故其臭焦西方者金也萬物成熟始復諾故其臭腥中央土也主養故其臭香也月令曰東方

其臭羶南方其臭焦中央其臭香西方其臭腥北方其臭朽所以名之為東方者動方也萬物始動生也南方者任養之方萬物懷任也西方者遷方也萬物遷落也北方者伏方也萬物伏藏也少陽見寅寅者演也律中大簇律之言率所以率氣令生也卯者茂也律中夾鍾於辰辰震也律中姑洗其日甲乙者萬物孚甲也乙物蕃屈有節欲出時為春春之為言僂僂動也位在東方其色青其音角角者氣動耀也其帝太皞皞者大起萬物擾也其神勾芒者物之始生其精青龍芒之為言萌也陰中陽故太陽見於巳巳者物必起律中仲呂壯盛於午午物滿長律中蕤賓蕤於未未味也律中林鍾其日丙丁者其物炳明丁者強也時為夏夏之言大

也位在南方其色赤其音徵徵止也陽度極也其帝炎
帝者太陽也其神祝融祝融者屬續其精爲鳥離爲鸞
故少陰見於申申者身也律中夷則壯於酉酉者老物
收斂律中南呂衰於戌戌者滅也律中無射無射者無
聲也其日庚辛庚者物更也辛者陰始成時爲秋秋之
爲言愁亾也其位西方其色白其音商商者強也其帝
少皞少皞者少斂也其神蓐收者縮也其精白虎虎之
爲言搏討也故太陰見於亥亥者仰也律中應鍾壯於
子於子者孳也律中黃鍾衰於丑丑者紐律中大呂其
日壬癸壬者陰始任癸者揆度也時爲冬冬之爲言終
也其位在北方其音羽羽之爲言舒言萬物始孳其帝
顓頊顓頊者寒縮也其神玄冥玄冥者入冥也其精玄

武掩起離體泉龜蛟珠蛤土爲中宮其日戊巳戊者茂
也已抑屈起其音宮宮者中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月
令云十一月律謂之黃鍾何中和之色鍾者動也言陽
氣動於黃泉之下動養萬物也十二月律之謂之大呂
何大大也呂者拒也言陽氣欲出陰不許也呂之爲言
拒者旅抑拒難之也正月律謂之太簇何大亦大也簇
者湊也言萬物始大湊地而出也二月律謂之夾鍾何
夾者孚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也三月謂之姑洗何
姑者故也洗者鮮也言萬物皆去故就其新莫不鮮明
也四月謂之仲呂何陽氣極將彼故復中難之也五月
謂之蕤賓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賓
敬之也六月謂之林鍾何林者衆也萬物成熟種類衆

多七月謂之夷則何夷傷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八月謂之南呂何南者任也言陽氣尚有任生薺麥也故陰拒之也九月謂之無射何射者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也當復隨陰起無有終已十月謂之應鍾何鍾動也言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也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主火相土死金囚木休王所勝老死囚故王者休見王火相何以知為臣土所以死者子為父報仇者也五行之子慎之物歸母木王火相金成其火焦金金生水水滅火報其理火生土土則害水莫能而禦五行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木也火陽君之象也水陰臣之義也臣所以勝其君何此謂無道之君也故為衆陰所害猶紂王也是使水得死行金以蓋之土以應之欲溫則溫欲寒亦何從得害火乎曰五行各自有陰陽木生火所以還燒其母何曰金勝木火欲為木害金金者堅強難消故母以遜體助火烧金此自欲成子之義又陽道不相離故為兩盛火死子乃繼之木王所以七十二日何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合九十日為一時王九十日土所以王四季何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無土不高土扶微助衰歷成其道故五行更王亦湏土也王四季居中央不名時五行何以知同時起丑訖義相生傳曰五行並起赴各以名別陽生陰煞火中無生物水中

反有生物何生者以內火陰在內故不生也水火獨一
種金木多品何以爲南北陰陽之極也得其極故一也
東西非其極也故非一也水木可食金火土不可食何
木者陽陽者施生故可食火者陰在內金者陰畜去故
不可食火水所以殺人何水盛氣也故入而殺人火陰
在內故殺人壯於水也金木微氣故不能自殺人也火
不可入其中者陰在內也入則殺人矣水土陽在內故
可入其中金木微氣也精密不可得入也水火不可加
人功爲用金木加人功何火者盛陽水者盛陰者也氣
盛不變故不可加人功爲人用金木者不能自成故浪
人加功以爲人用也五行之性火熱水寒有溫水無寒
火何明臣可以爲君君不可更爲臣五行常在火乍亾
何木太陰也刑者故常在金少陰木少陽微氣無變故
亦常在火太陽精微人君之象象尊常藏猶天子居九
重之內臣下衛之也藏於木者依於仁也木自主金須
人取之乃成陰卑不能自成也木所以浮金所以沉何
子生於母之義肝所以沉肺所以浮何有知者尊其母
也一說木畏金金之妻庚受庚之化木者法其本柔可
曲直故浮也肝法其化直故沉五行皆同義天子所以
內明而外昧人所以外明而內昧何明天人欲相嚮而
治也行有五時有四何四時爲時五行爲節故木王即
謂之春金王卽謂之秋土尊不任職君不居部故時有
四也子不肯禪何法法四時火不興土而興金也父死
子繼何法法木終火王也兄死弟及何法法夏之承春

也善善及子孫何法法春生待夏復長也惡惡止其身
何法法秋煞不待冬也主幼臣攝政何法法土用事於
季孟之間也子之復讎何法法土勝水木勝火也子順
父臣順君妻順夫何法法地順天也男不離父母何法
法火不離木也女離父母何法法水流去金也娶妻親
迎何法法日入陽下陰也君讓臣何法法月三十日名
其功也善稱君過稱己何法法陰陽共叙共生陽名生
陰名煞臣有功歸於君何法法歸明於日也臣法君何
法法金正木也子諫父何法法火揉直木也臣諫君不
從則去何法法水潤下達於上也君子遠子近孫何法
法木遠火近土也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水木枝葉
不相離也父爲子隱何法法木之藏火也子爲父隱何
法法水逃金也君有衆民何法法天有衆星也王者
先親近後疎遠何法法天雨高者先得之也長幼何法
法四時有孟仲季也朋友何法法水合流相承也父母
生子養長子何法法水生木長火也子養父母何法法
夏養長木此火養母也不以父母廢主命何法法金不
畏土而畏火陽射陰急何法法日行遲月行疾也有分
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若言東
東方天下皆生也君一娶九女何法法九州象天之施
也不娶同姓何法法五行異類乃相生也子喪父母何
法法木不見水則憔悴也喪三年何法法三年一閏天
道終也父喪子夫喪妻何法法一歲物有終始天氣亦
爲之變也年六十閉房何法法六月陽氣衰也人有五

藏六府何法法五行六合也人曰何法法日月明也日
照書月照夜人目所不更照何法目亦更用事也王者
監二王之後何法法木須金以正須水以潤也明王先
賞後罰何法法四時先生後煞也

奕旨

班孟堅

大冠言博既終或進而問之曰孔子稱有博奕今博行
於世而奕獨絕博義既弘奕義不述問之論家師不能
說其聲可聞乎曰學不廣博無以應客北方之人謂棊
爲奕弘而說之舉其大畧厥義深矣苟必方正象地則
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棊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
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成敗臧否爲
仁由已危之正也夫博懸於投不專在行優者有不遇

劣者有僥倖躋擢相凌氣勢力爭雖有雄雌未足以爲
平也至於奕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
回賜相服循名責實謀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
器用有常施設無析因敵爲資應時屈伸續之不復變
化日新或虛設豫置以自護衛蓋象危義固罟之制隄
防周起障塞漏決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關壞頽
不振有似瓠子汎溢之敗一棊破塞亡地復還曹子之
威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單之奇嬰厄相劫割地取債
蘇張之姿固本自廣敵人恐懼三分有二釋而不誅周
文之德知者之慮也既有過失能量弱強逡巡需行保
角依旁鄰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也上
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

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畧備及其晏也至於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推而高之仲尼擬也樂而不益哀而不傷質之詩書關睢類也紕專知柔陰陽代至施之養性彭祖氣也外若無爲默而識淨泊自守以道意隱居放言遠答悔行象虞仲信可喜感乎大冠論未備故因問者喻其事

廣文選卷第八十一

江都葛湖校

廣文選卷第八十二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雜文四廣

篆勢

蔡伯喈

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美爲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斜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副身頽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蘊揚波振激鷹跄鳥震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露緣絲垂凝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抄者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群遊駱驛遷延迫而察之端澄不可得見指僞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隙間般倕揖讓而辭巧

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粲斌斌其可觀摘
華豔於紈素爲學藝之範圍嘉文德之弘懿舉大體而
論旃

草書勢

崔瑗

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
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其墨翰惟作倭
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論指用於卒迫
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
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
鳥峙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黝黠黠狀似
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竒或凌邃惴慄若據
槁臨危旁點邪附似蝸蟬擗枝絕筆收勢餘緹糾結若
杜伯捷毒緣蟻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隤
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機微要妙臨時
從宜略率大較髣髴若斯

責髯奴文

黃文彊

我觀人鬚長而復黑冉弱而調離離若綠城之竹鬱鬱
若春田之苗因風披靡隨風飄飄爾乃附以豐頤表以
蛾眉發以素顏呈以妍姿約之以紺綫潤之以芳脂莘
莘翼翼靡靡綏綏振之發曜黝若玄珪之垂於是搔鬚
奮髭則論說唐虞鼓髻動鬣則研覈否臧內育環刑外
闡宮商相如以之閑都顛孫以之堂堂豈若子髯旣亂
且赭枯槁禿瘁劬勞辛苦汗垢流離汗穢泥土僮躡穢
襦與塵爲侶無素顏可依無豐頤可怙動則困於惣滅

靜則窘於囚虜薄命為髡正著子願為身不能疵其四體為智不能飾其形骸癩鬚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毛尾狐狸之毫鬣為子鬚不亦難乎

申鑒

荀仲豫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篤序無彊謂之申鑒聖漢統天惟宗時亮其功格宇宙粵有虎臣亂政時亦惟荒圯湮茲洪軌儀鑒于三代之典王允迪厥德功業有尚天道在爾惟帝茂止陟降膚止萬國康止允出茲斯行遠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以統其精氣剛柔以品其羣形仁義以經其事業是為道也故凡政之大經法教而已教者陽之化也法者陰之符也仁也者慈此者也義也者宜此者也禮也者履此者也信也者守此者也智也者知此者也是故好惡以章之喜怒以泣之哀樂以恤之若乃二端不愆五德不離六節不悖則三才允序五事交備百工惟釐庶績咸熙天作道皇作極臣作輔民作基惟先詰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政體也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

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克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民不樂生不可觀以善雖使高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民野無荒業財不虛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儀道以定好惡善惡要於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彰俗無文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內不惑惑外無異望慮其睹夫徼倖無罪過不憂懼請謁無所聽財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於刑乎小人不忌刑况於辱乎若夫中人之論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惟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急急則怨怨則畔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

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也罰
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
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治矣是謂統
法四患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
疏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
肅而治垂拱揖遜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也

釋愁文

曹子建

予以愁慘行吟路邊形容枯悴憂心如醉有玄靈先生
見而問之曰子將何疾以至於斯荅曰吾所病者愁也
先生曰愁是何物而能病子乎荅曰愁之為物惟恍不
召自来推之弗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寂寂
長夜或羣或黨去來無方亂其情爽其來也難進其去

也易道區餐困於喫咽煩冤毒於酸嘶加之以粉飾不
澤飲之以蕪肴不肥温之以金石不消摩之以神膏不
希授之以巧笑不悅樂之以絲竹增悲醫和絕思而無
措先生豈能為我著龜乎先生作色而言曰子徒辯子
之愁形未知子愁所由而生我獨為子言其發矣方今
大道既隱子生夫李沉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纓彈冠詔
趣榮貴坐不安席食不終味惶惶汲汲或憔悴所鬻
者名所拘者利良由華薄凋損正氣吾將贈子以無為
之藥給子以淡薄之湯刺子以玄虛之針灸子以淳朴
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床使王喬與子
遨遊而逝黃公與子詠歌而行莊生與子具養神之撰
老聃與子致愛性之方趣僻路以棲跡乘輕雲以翱翔

於是精駭魂散以心回越願納至言仰崇玄度衆愁忽
然不辭而去

立碣表閭文

李興

天子命我子沔之陽聽鼓鞞而求思庶先哲之遺光登
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
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
驟摯解褐於三聘尤得招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感
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實釋卧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
蓋嘉吾子之周行大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
以三分我九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疆
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何思之
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陣不在孫吳

木牛之奇則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古齊楚又
何祕要昔在顛天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壽妙畫藏文
旣沒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徵夷吾反玷樂毅不
終奚比於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屨莅事
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于魯蜀民知耻河渭安堵匪
臯則伊寧彼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卜惟
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隕其夕誰能不
歿貴有遺格惟子之勲移風來世詠歌餘典懦夫將厲
遐哉邈矣厥規卓矣允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乖萬
里殊塗今我来思覲爾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
世而反周想魍魎以髮鬚真影響之有餘魂而有靈豈
其識諸

頭責子羽文

張敏

平原温長仁穎川荀景伯范陽張茂先上郡劉文生南陽鄒潤南河南鄭冽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之同時昵好張荀之徒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爲之慨然又恠諸賢身已旣在位曾無伐木嬰鳴之聲又爲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爲頭責之文以戲之拜朝六子頭責子羽曰吾託爲子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爲子髮膚置鼻耳安眉鬚捶牙齒眸子摘光雙權隆起每出入人間遨遊市里行者僻易坐者竦跽如此者故影之足備也子冠冕弗戴金銀弗佩旨味弗嘗食粟子遇我如鸞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

其賢哉子欲爲仁賢耶當如臯陶后稷巫咸伊陟保又王家求見封殖子欲爲名高耶則當如許由子臧卞隨務光洗耳逃祿千載流芳子欲爲遊說耶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爲福含辭從容子欲爲恬淡耶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然離俗志凌雲日子欲爲隱遯耶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僂漚棲遲神丘垂餌巨壑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効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能爲處士進無望乎三事而徒玩日勞形習爲庸人之所喜對曰吾以大幸爲子所寄今子欲使吾爲忠耶則當如子胥屈平欲使吾爲信耶則當殺身而名欲使吾爲介節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子之所

告余以養性誨余以無慾而與蟻蝨同性不聽我謀悲哉俱御人體而獨爲三頭且擬人其倫諭子儕偶子曾不如太原溫顛穎川蕭出范陽張華上郡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或或無宮或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驛驥少智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壑杵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豈若夫子徒令脣口腐爛手足露滯或居有事之世而耻爲權謀譬猶鑿地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牢檻之熊深窞之虎石間餓解竈中之鼠事力雖多而見功甚少宜其蹉跎前蹙足至老無所希也

昆弟誥

夏侯孝若

惟正月才生魄湛若曰咨爾昆弟淳琬瑄謨總瞻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又曰周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戲古之載于訓籍傳于詩書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爾其專乃心一乃聽砥礪乃性以聽我之格言淳等拜手稽首湛若曰嗚呼惟我皇乃祖滕公肇釐厥德厥功以左右漢祖弘濟于嗣君用垂祚于後世世增敷前軌濟其好行美德明允相繼冠冕胥及以逮于皇曾祖愍侯寅亮魏祖用康厥世遂啓土宇以天綜厥勳于家我皇祖穆侯崇厥基以允釐顯志用恢闡我令業維我后府君侯祗服哲命欽明文思以熙柔我家道丕隆我先緒欽若稽古訓用敷訓典籍乃綜其微言嗚呼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圖緯六藝及百家衆流罔不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洪範九疇彝倫攸

叙乃命世立言越用繼尼父之大業斯文在茲且九齡
而我王毋薛妃登遐我后孝思罔極惟以奉于穆侯之
繼室蔡姬以致其子道蔡姬登遐隘于穆侯之命厥禮
乃不得成用不祔于祖始惟乃用騁其永慕厥乃以疾
辭位用遜于厥家布衣席棗以終于二載厥乃古訓無
文我后丕孝其心用假于厥制以穆于世父使君侯惟
伯后聰明獻智奕世載德用慈友于我后我惟烝烝是
虔罔不克承厥誨用增茂我敦篤以播休美于一世厥
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匪懈曰鑽其道而仰之彌高鑽
之彌堅我用欲罷不敢豈唯予躬是懼寔令跡是奉厥
乃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豈唯令跡是畏寔爾猶是儀嗚
呼予其敬哉俞予聞之周之有至德有婦人焉我母氏
羊姬宣慈愷悌明粹篤誠以撫訓群子厥乃我亂齒則
受厥教于書學未遑惟寧敦詩書禮樂孳孳弗倦我有
識惟與汝服厥誨惟仁義惟孝友是尚憂深思遠祇以
防于微翳義形於色厚愛平恕以濟其寬裕用緝和我
七子訓迪我五妹惟我兄弟姊妹束修慎行用不辱于
冠帶寔母氏是憑予其為政蕞爾惟母氏仁之不行是
戚予其望色思寬獄之不情教之不泰是訓予其納戒
思詳嗚呼惟母氏信著于不言行感于神明若夫恭事
于蔡姬敦穆于九族乃高于古之人古之人厥乃千里
承師矧我惟父惟母世德之餘烈服膺之弗可及景仰
之弗可階汝其念哉俾群弟天祚于我家俾爾咸休明
是履淳英哉文明柔順琬乃沉毅篤固惟瑄厥清粹平

理謨茂哉雋哲宙亮總其弘肅簡雅瞻乃純鑠惠和惟
我蒙蔽極否于義訓嗟爾六弟汝其滋義洗心以補予
之尤予乃亦不敢忘汝之闕嗚呼小子瞻汝其見予之
長於仁未見予之長於義也瞻曰會以如何湛若曰我
之肇于總角以逮于弱冠暨于今之二毛受學于先載
納誨于嚴父慈母予其敬忘于厥身而匡予之纖介翼
予之小疵使予有過未曾不知予知之迨改惟冲于是
賴予親于心愛于中敬于貌厥乃口無擇言柔惠且直
廉而不剝肅而不厲厥其成予哉用集我父母之訓庶
明厲翼邇可遠在茲瞻拜手稽首曰俞湛曰鄰在修身
在愛人瞻曰吁惟聖其難之湛曰都厥不行惟難厥行
惟易淳曰俞明而昧崇而卑冲而恒顯而賢同而疑厲
而柔和而矜湛曰俞乃言厥有道淳曰俞祇服訓湛曰
來琬汝亦昌言琬曰俞身不及於人不敢墮於勤厥故
惟新湛曰俞瑄亦昌言瑄曰俞滋敬于已不滋敬于已
惟敬乃恃無忘有耻湛曰俞謨亦昌言謨曰俞無忘於
不可不虞形貌以心訪心於虞湛曰俞總亦昌言總曰
俞若憂厥憂以休湛曰俞瞻亦昌言瞻曰俞復外惟內
取諸內不忘諸外湛曰俞休哉淳等拜手稽首湛亦拜
手稽首乃歌曰明德復哉家道休哉世祚悠哉百祿周
哉又作歌曰訊德恭哉訓翼從哉內外康哉皆拜曰欽
哉

訓諸生誥

虞允文

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

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
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
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群忽然不覺大
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
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
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素
悌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
學文文質彬彬然後文質兼備矣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
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
又曰剡而舍之朽木不知剡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
效乎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閑庠序之訓比及三年
可以小成而今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
敬而歎之於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舍
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頤究竒使揚班韜筆仲
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
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絕人
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
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邪

字勢

衛巨山

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
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
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直偽靡
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
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

臣而虧其傍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蒸
以垂穎山嶽差峩而連峒蟲政政其若動鳥似飛而未
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
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
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森爾下頽若雨墜于天
或引筆奮力若鴻鴈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阿邴若流
蘇懸羽靡靡縣縣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
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為六藝之範先
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覩物象以致思非言辭
之所宣

隸勢

衛臣山

鳥跡之變乃惟佐隸綱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弘體

象有度煥若星陳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隋
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平繩直
或蜚蜚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脩短相副異體
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簏
設張庭燎飛煙斬巖巖嗟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
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竒姿
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
之足笑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秘奧之不傳
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

詩品

上

鍾嶸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

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
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夙矣夏
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
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
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秦周之倡也
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
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
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
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
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
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
三張二陸兩潘一左敎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
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蕃老稱尚虛談于時篇什理
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
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
用雋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
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
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已合跨劉郭陵
轡潘左故知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為
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
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易廣
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
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
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者邪故詩有六

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
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引斯三義酌而
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
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
躑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
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
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
離群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
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戎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
盡文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
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
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賤安幽居靡
慙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固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
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騫焉於是庸音
雜體各各爲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終朝點綴分
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觀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
笑曹劉爲古拙謂鮑昭羲皇上人謝眺今古獨步而師
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眺劣得黃鳥度青枝徒
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
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慾商確不同淄澠並
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
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末遂感
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畧裁士校以省實誠多未值至
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方今皇

貞生知之上才體沉鬱幽思文麗日月嘗究天人昔夜
貴遊區爲稱首况八紘旣奄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
珠者踵武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曾中諒非宸歌
轅議敢致流別爍之今錄庶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
耳

中

鍾爍

一品之中畧以世代爲先後不以優劣爲詮次又其人
旣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夫屬詞比事乃爲
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
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旣是即目高
臺多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
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查尋

鍾爍

